



09850

崇蘭館集卷之十一

雲間莫如

贈郡倅韓雙泉擢蘇郡丞敘



郡倅雙泉韓君冀產之良也由選貢筮仕知滑  
縣事已乃遷教授於松至郡期月士交口譽之  
而余獨謂以君之才直不過時且格於調故無  
以見竒假令早獲一第而乘功名之會以見其  
長倘所謂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者必其人也居  
無何倭夷犯境所過披靡有司莫知爲計學士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縉紳先生輟弦誦以談攻守而登埤者逮章縫  
矣當關而譏呵者盡博士學官矣君乃與其徒  
分城而守賊猝至攻城急魚貫盾捍而進計必  
逞君雅善射第挽弓持滿時其卻射之一賊倍  
盾而斃餘繼進君又時而射中賊股斃旣又時  
而射中賊面輒斃賊以城爲有備也悉引去境  
賴以安方是時朝廷未遣帥百姓不知兵卒然  
變興非君三矢之竒幾殆君因是有能聲數見  
旌舉尋以教授擢吾郡倅君旣爲倅則奉當

事者檄日率兵經畧海上迄不遑寧視牒而暇  
則杖戈矛散吏而出則臨戎伍如是越歲巨酋  
穴境內合外援以萬計忽從而南抵越境扼於  
大兵聲言還向當事者檄君以兵遮擊之君益  
勵武陳而前與大兵相聲援躬擐甲胄示吏卒  
殊死守無縱賊所如賊計乃窘大兵得擒滅盡  
其黨君受璽書褒美金帛之賜有差未幾晉爲  
蘇郡丞蓋君之終始顯名者良以善射云昔人  
有言天下無害菑君子無所施其才天下無禍  
凶智者無所與立功余觀韓君恂恂儒喆日與  
博士學官揖遜釁序責以作士而無竒迨秉弧  
矢從材官蹶張嘗之禦寇而輒效此豈非材質  
之殊而士所自見者固有待耶則君繇斯而往  
於功名之會又惡可量也余承三公命嘉其懷  
賢願治之心誠閔然重君去故於君行事得論  
次其大者復焉而郡人士之公其詳在輿誦弗  
著也

送李雙峪督學山東叙

先民有言孔子之道大門弟子學纔一體原遠而流分故子夏之後迄爲莊周余爲廢書而嘆也夫莊周其學不列於聖人之徒久矣而云出於子夏余甚異焉及觀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嘗自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然則商之學固未純宜乎其難爲繼也而不當獨罪之周夫莊周其言崇黃老詭六經儒者類擯弗道至盜跖等篇幾於狎侮聖賢而不遜乃余竊味其指以盜跖而詆仲尼明非其類也而孔

子之道顧益尊此得無比世之非聖者於跖猶衛道之干盾耶周復有云魯國之儒一人爾夫曰一人者尊辭也則孔子當之安知周之意其不陰欲推附於聖人而明與抗衡以自背其說不殆於文學之支而紛華之爲悅其流弊固是耶今周之書具在總其實凡以脫屣聲利而逃富貴之榮冲然於得失之境有足多者世儒務孔子之道言而志騖進取誇矜勢能之榮如蟻附羶鴟鵂之嚇腐鼠者徃徃而有又周之所詆

也是故文學之好即比於紛華猶聖門所不廢  
莊周其靡爾今欲求聖門之緒而邈子夏之淵  
源苟不爲莊周則可矣而文學之務去此如壅  
川而止潦截繩而解焚其有能濟者哉何則魯  
在今日亦猶聖人之鄉也誦法孔子者方揭日  
月而行顧所師牧之者何如爾自昔秦任苛政  
儒術誣焉漢興稍以經藝潤飾其治即魯中諸  
儒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喟然復興於學魯  
之足用明也而當其時方用叔孫通爲太常公  
孫弘爲博士學官以教子弟乃欲稽古作人誘  
世興學以臻於治不亦難乎故語文學者非所  
以背聖門而因俗興理善變以維風亦不必盡  
去其故傳云齊魯於文學其天性也今大夫學  
齊魯之學而身師帥之卽不能捐益文質一變  
而至道乃博文約禮孔氏善誘之家法固存試  
踵而行之豈亦有漸淪之術鼓舞之機者哉昔  
太史公過魯至闕里見宗廟禮器徘徊留之不  
能去彼車服禮器於觀末矣苟有存者猶將以

考洙泗之源而况衰然儒雅文章禮樂之觀爲多士日誦習者何莫非道而必更化易術然後爲教耶大夫往哉第慎所率之二三子抱遺經而談藝者履滿戶外矣

贈楊大行逸少使楚敘

余齠年從鄉先輩學士遊聞道邑右族才子第則屈指楊氏云而自余挾策志進取書名閭胥聚邑之子弟固已途邁楊子逸少角方鼎也乃端視矩武而止顛顛而言徐徐識者噐之矣曰

玉峯憲副公是先正誠長者不當有孫如是耶於是楊子聲籍甚而有司闕士之優異輒余後先齒因締交焉楊長公晴川氏亦時之雋也性方嚴持議耿耿課楊子曰有程諸願交於楊子者無所入而獨喜楊子余友也余先君義方之閑首慎交與余不敢私所附離每楊子造廬先君改容禮焉以故余兩氏遂爲通家懽獨自蚤歲矣君無何楊子丁內外艱歷坎壈而余幸以游優卒業領鄉薦取進士第媿楊子先而楊子

輒喜余先曰昔貢生彈冠吾以子自卜也越庚子歲果亦捷解畿輔尋登甲辰進士而余乃寢苦抱痾者踰五載迨復起家適楊子膺仕期卽先後出處淹速之迹屈折符合矣豈不數哉今方聯轡長安遊相與驩甚而楊子且以使楚余別問贈夫余於楊子遊非昵也余有言於別則楊子規也使事有職駟牡皇華之詠備矣豈其觀美輿服榮哉春秋繫使於天王非一而終鮮與辭蓋其慎也及若列國諸侯聘問之後苟式禮不愆嫺於辭令猶足重其國而折窺覷之雉往往照耀史冊况儼然王人啣絲綸之寄賜含視遜恤貺宗藩者哉古之曰不辱曰專對曰觀風曰靡盬可以思矣而楊子誠志於道多亮節間語世事及古今名碩輒躍躍動義色雅共期待之辱亦既有初尚胥有終也余敢忘楊子規哉而或以楚堆藩多古詞人賦遊迹逝將浮湘而歌郢焉助竒於山川斯亦楊子之閱覽極娛也吁其然乎

壽方伯笠江潘公六袞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昔者余聞今大方伯笠齋潘先生之爲人於先君子以嘗計偕京師舟同濟也曰是其養淵然深矣余不敏自是知潛心於先生而先生方仕籍甚初領州事歷郎署外補藩臬屢遷以迄於今其文章政事之所著列卓矣讀鈞州去思碑考其行事及若典試河南視學粵西惠利在今浙者咸可徵睹也余益心慕之既乃一再覲先生稍復披挹玄風飲醇噓和則見以爲惘惘歎

崇蘭館集

卷之二

七

三

歎儀文之闊而寒燠之不申悵焉將莫開余也又疑先生以彼著列所至卓躒此其人當魁岸軒舉英辨泉涌就之意傾而顧未有以見竒者何哉於是退而論於其鄉乃邑文學章縫之徒徃徃佩誦行誼其忠實心感於人無間言而子弟訓之率恂恂雅馴興起義方未艾余乃作而嘆曰夫先生者不殆於古稱君子有道術者與故出而潤色於文學以政事表見者如彼入而

於家信於其鄉之人者又如此而闇然德容



粥粥乎若無能焉所以居之也可以觀養矣而  
余先君子之云有以也夫史記漢張叔其人以  
誠長者處宦吏不敢欺萬石君居家以孝謹聞  
乎郡國此二人者皆祿上大夫以功名始終而  
兩家子孫亦各顯名累世古今以爲美談其他  
爲吏非不有過人之能史不勝書考而患莫自  
持訑訑然暴之務華而絕其根卽君子無稱焉  
何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人惡夫上故曰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功蓋天下守之以儉先生所以  
不出於彼而寧出於此也今歲丙辰先生自浙  
藩入覲

天子道其梓里會六棗懸弧之辰邑文學諸嘗  
所佩誦先生者徵余文壽之夫繇前所云先生  
之德盛宜永終譽固獲壽之符也而奚以余文  
爲余聞君子君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有賢如  
先生余固欣欣願爲之執鞭庸何異於其邑人  
之情是余所以壽公而復諸文學之請也若乃  
叔顯榮卜勛烈介繁祉祈鴻休以徵諸天下則

將有載筆之公如史所稱張石兩家與漢循吏  
不朽又奚以余言爲哉

賀徐長谷六十敘

爲郡諸文學作

奉化令長谷先生徐君少負雋才弗售耻卑論  
齊俗乃爲俶儻不經以軼駕當世世或謂之異  
人而間讀其文多雄深宏雅褒然成一家言於  
是又知君諸所學術咸有理緒非苟而已也是  
故上自天官象緯地理名物之數下至農圃卜  
筮之書而其秘攝精御氣神仙黃白之說靡不  
涉其大都時出論列淵乎莫之能絀也故里中  
文學之士凡以藝事相切劘咸樂交於君而君  
蚤歲遊所至藉甚海內薦紳先生率知長谷名  
矣莫子曰余讀東漢書嘉其世以名節風天下  
乃一時諸賢嗣響蚤出心甚慕之及求其中隱  
約行誼不假勢位之榮而聲稱尤著者得一徐  
孺子焉玄風逸致百世而下激頑起懦可想見  
也假令今之爲士適弗逢世無能建當年之勳  
以明得志卽雅負時譽如君者不殆於古徐孺

子之倫哉而或以東漢諸賢率多相標榜爲名高而以君之才容未免務見所長以蹈諸賢之轍則不知君矣夫士誠重其身不忍沒沒與庸衆齒也古之達隱如劔術鼓刀謳歌擊筑之技皆欲有所用其長君以彼其才使得階尺寸展其平生當攘臂而議功名於世何難焉乃窮其道僅舉於鄉而弗獲一第晚獨嘗以小邑卽稍見注措而其大者辟學屠龍無所用之卒扞當世之罔此其志有抑鬱而不得施也無寧姑有托焉以自見安在其異於庸衆人乎蓋至晚而涉世稔也病諸學術之支而無成始益潛心於知玄守默之理閉關葆真專力於其所至蓋行年六十而玄髮蒼顏示道氣於眉睫若深有得者而僊僊乎將逍遙於方之外不可以竟其域雖目之異人奚不可也而吾黨同志於其初度觴之方相與以祺壽祝又惡知君技之有進於是而獨以其所不足聞者詭詭爲乎

壽姚母李孺人八袞序

爲同志諸友作

吳子楚遊至南嘉薦紳文學能言其鄉前聞人  
李大厓先生者弱冠舉於鄉慕白沙陳先生振  
學東粵而往師事焉卒不復赴春官歸養其母  
垂二十年伯兄大司馬及仲廷評君聞大厓風  
一時盡解官歸大厓因日與兩兄者奉母夫人  
甚驩每進食前起舞為壽或擊缶而歌母夫人  
亦時應聲和之如是竟其天年而大厓之子二  
人為諸生異等亦以侍養大厓不復就試里中  
傳為美談名其山曰大厓識李所居也莫子聞  
而異之念莫子有母不能養而徒嚙一命馳驅  
萬里無補

聖明有如母氏憂不食何養之及圖遂迺迴車  
南嘉亟上疏乞歸歸而得旦暮具甘脆太安人  
而時道大厓之行於莫子之友姚子隣氏子隣  
當上春官固以母老不欲行聞余言色黯不怡  
作而曰某之母八袞矣自先君東野翁早背某  
母孺孺嫠居者餘三十年艱難育某有成而未  
食其報某誠願如吾子言得遂一日養卽何有

於三公而猶以微名羈縲未聞乎大厓之風某竊愆焉於是莫子慰之曰子隣未聞禮乎夫啜粥飲水盡其懽斯之謂禮言事親者因分以致其情而無假於外也子何患焉卽大厓者於子爲之夫奚難姚子悟因絕意進取思以其力所至承膝下懽會母孺人李方初度偕其弟若子爲稱觴禮列笙竿且殺醴交酬於堂歌白雲而享之恍接宴乎瑤池而忘姚子之非鼎食而養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大厓信純孝乃不謂能感其兄若子又數十年而聞者興起彬彬若是於錫類寧有窮乎然姚子雋才卓躒母孺人猶強食所親者或說之入對大廷徼一命爲孺人榮固孺人志也誠若斯言則姚子之孝且固有在又奚必大厓之迹同哉諸友既次第屬觴稱賀而言逮莫子因本感發所繇叙之

爲周生送高郡推赴召敘

里中文學周子子賓脩辭積行在諸生間者餘廿年矣嘉靖壬子當論秀於鄉而博士學官郡

已吏蔽弗以聞會督學使者至思廣賢途以振  
淹抑招駿足也檄有司羣東南之士才而佚者  
校焉今蘇郡節推望梅高先生實司遴選首得  
周子噐之以薦而周子用是顯名遂捷畿輔一  
時縉紳之徒罔不服先生知人又嘉周子能伸  
於知已也無何先生以治最徵周子銜恩感遇  
悵然於睽攜之悰問贈莫子莫子曰有以哉周  
子之雋於義也余讀史至越石父甯戚之事嘗  
慨賢達神交氣類相感此難與世俗道之故窮  
達異逕趨舍異規蓬累之士砥行劼節脩諸隱  
約不有當途顯號特達而相知者誠爲之先卽  
茂材卓躒庸不免湮沒與蕭艾等爾蓋幸不幸  
所從來也周子懷瑾握瑜當不廢於世方其闇  
然任質不能炫附時好以見其長則有排擯不  
錄按劍於暗投者非誠遇其人秉哲閔朗心遊  
牝牡驪黃之外特達而相知是使越石負芻以  
辱而甯戚哀歌飯牛阨窮而無所入也然則周  
子之德先生而不容已於情者良有以哉余嘗

識先生於傾蓋一語披襟欣然有合知其誠志當世之務而於人材尤鑑意焉周子孱然一諸生耳行隱而未著志畜而未伸先生有味其言卒見甄別矧今內召待問衢室以俯耳目之司方將佐天子登儒又拔異倫禪國計其所推轂士直此哉而周子之務增脩其業圖所未竟以荅知己者又不當規規於離違之蹤而無以進於是也爰叙其事致交勗焉

壽大封君素岡陳公七袞序

爲邑諸精神作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頁

今歲甲戌 封翰林院編脩素岡陳公七袞壽其懸弧之辰諸鄉縉紳先生雅從公遊及交其子太史君者期入而觴公客有屬余言佐酌者余謝避席客問故曰余少也孱嘗志治古而晚誦於力間起操觚則藹然欲敗氣湫底不得信余懼夫務華而絕根非所以慎攝生而養壽命之原也客聞遽曰止子云攝生而養壽命之原則惟公能請得廣子之志可無易言而於壽公也多矣余曰唯唯客則安觀而云公能曰吾親

之行事夫公長者於植性完其處心厚設誠而蹈中無町畦款言卑卑直舉曾臆故與公居者若飲醇然亦不復以機智虞公望而知爲有德夫非其天者全而所養誠設也能爾乎天全故物莫疵厲養設故遇境而不遷余觀太史君所更歷凡爲升沈顯晦譽榮辱之途幾半平生於公皆境也有足以慰公者乎則物莫疵厲之效也初太史君舉於鄉財弱冠而數上春官不第幾困家食闕然三釜之養而公固安之踰十年太史君始成進士成進士則簡中秘陟清華籍甚公以其時獲封典被章服榮則幾盛已而公篋有也嗣是而後太史君承譴左遷已召還禁近已復不容免官里居何數數也夫屈伸恒理古今共然達者何有第幻形過睫如環無端倏而起倏而仆皆世所謂可喜可愕足以移人情者公嘗之矣當其時賀者未竟喧者已及咕囁之狀紛然至前公兩謝之爲弗聞也者而獨囂囂然若有以自適無論得志卽履拂抑等



爾顧日從耆英之社相索爲驩不寒暑間暇則  
引隣叟爲曹步屣過從任所如返或對奕終日  
額然忘疲性不喜封殖鐘畝所入僅埒中人取  
給朝夕餘以媵嫻舊之貧者所居委巷負郭帶  
阡爲藥闌割旋馬之隙門逕蕭然皆豪慕者所  
不堪而公宜之不知其爲約亦不以羸詘語人  
至一切戶以外事絕不置唇吻卽語之亦不耳  
屬公於涉世何泊然無心獨遊昭曠之外而不  
以形神自累如此公豈進於道耶抑亦質行之  
偶合耶昔人語忘械則引漢陰齊得失則多塞  
上夫惟機忘故能齊物能齊物故得失無以嬰  
其情譬蟠木處山雨露潤之而忘亭毒之功霜  
霰摧之而忘虔劉之志卒之輪困擁踵以遂其  
天年公似之矣壽胡可量哉公今年七袞玄髮  
醜頰麗眉皓齒強脅力如少壯時此其徵也自  
余所覩於公者蓋攝生之符莫大於是而奚以  
易言爲乎客語旣聞者莫不洒然易容而余得  
理前語爲公誦之退而喜曰客則開余而固不

知吾道吾志之誠似公也傳有之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二客余難而賓主之禮成余有辭於不  
文矣

南禮部郎中大壑君壽文敘

為諸友作

嘉靖戊午屬大壑先生何君五袞蓋君由南京  
祠部郎中疏乞明農者踰三載矣先是東南被  
兵君避亂留都今年春仲始得歸理舊業問訊  
松菊卜築城南悠然寄傲秋九月望值君懸弧  
之辰歌太平而迓休祉同志咸為君慶云君生  
正德己巳與不佞犬馬同齒而以意氣相推結  
蓋自垂髫旅邁然矣歲甲午 國家新庶政詔  
天下郡縣無限年得歲貢其士雋者如漢孝廉  
茂才故事不佞與君並以弱冠徵借計之京師  
自是交與尤厚而平生出處利鈍始終之致以  
余所涉歷又無不一一與君同者比疏歸巖卧  
相從泉石並踰強仕時人卽又兩賢之若此者  
豈非竒哉雖然不佞則何敢望君也君少以穎  
異聞挾策遊海內名公間關中西玄馬公金陵

東橋顧公一見器之辛丑會試今相國介溪嚴  
公知貢舉署名至君拊掌大喜謂得名士自是  
君輿籍甚尋授行人時咸望君亟躋華顯脩耳  
目之司揚於王路而乃竟遷刑部主事已乞改  
官南都輒又引去夫以余之蹇拙不遇時也於  
退晚矣而君迹偶似之此其故余惡敢究論哉  
大都君於爲人雅茂曠夷不樂羈紲耻蠕選鞫  
躡以附當世卽於當世華組漫然視之譬鐘鼓  
爰居要非其性不爾則以君才美假以當路其  
所樹可量哉夫出處進退之轍不必盡同各因  
其志以附所安故進不能致位鼎鉉樹勲伐於  
當年卽退而返其初服優游處休意有所托亦  
賢達所以與道汗隆獨馳昭曠之外者也魯仲  
連高世士也寧貧賤而肆志淵明賦歸彭澤或  
遺之錢鉅萬盡付酒家夫以二千之爲要不可  
槩以一節然各有所托也余觀君意蕭然物表  
織膏機利所欲不存至鳴琴散帙對酒悲歌或  
有所會輒寄焉縻繫而不能已此其志豈亦

有在而難以與曲士道與不佞生而拘孿昧於  
通方思以自廣久矣而君實開余儻所謂達生  
委順古稱知命云者幾是則余與君之年其自  
茲始逍遙引逸汗漫期於方之外者又寧有既  
乎先是首復余初度諸文學先生既辱况余今  
君初度其親暱董子直葦將復爲君賀徵言於  
余余旣自幸其偶同於君者而又嘉輿情之公  
於是乎敘

壽淞南瞿先生六袞序

爲上洋諸  
文學作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十九

上洋於松屬邑其地負險而隩其民沃壤而聚  
其風氣之流被於弦誦禮樂而其停者濬者靡  
且隆者鐘之爲鉅公名碩而聞出於褒然大雅  
隱丈人之倫自余所覩餘三十年不所俗之漸  
漬深矣王子某石子某劉子某三子者邑產之  
良也嘗挾冊交余父子間敷道其友鄉進士瞿  
君寅及第庠生察學行雄諸生與三子者同事  
鉛槧相頡頏爲名余竊慕之念曰此其俗弦誦  
禮樂之陶固生多士誌云鄉有麟鳳之彥不虛

哉三子者因又譽瞿君父淞南先生賢大都如  
余所稱裒然大雅隱夫人者云今歲壬戌當先  
生懸弧之斯三子儼然造余曰昔者吾黨嘗稱  
淞南先生於足下足下亦識之乎今其誕辰在  
是願假寵足下將往觴焉余曰唯唯夫余雖未  
交於先生而因三子以知其嗣又交其嗣若三  
子而知先生賢余言不可以已也夫栽培傾覆  
損益盈虛造物之於人微矣江河之流更萬古  
而不息以其處下也松栢托於深山樵斧弗及

然乃獲全其天何則取數者愈約則其取償者  
愈多今先生世籍華簪晦貞弗曜孳孳積仁砥  
行以隱約終於取數淺鮮矣揆諸天道必若得  
當以明錫善之符則先生之靈壽與其享有祺  
履方自茲始後且有亢矣於取償寧有艾耶余  
欲往觀於海上入其鄉問所謂巨人名碩二三  
大夫者方振休風培養元脉駿駁乎仁里幾成  
鄒魯之墟余爲具觴觴先生又慶來者之薰其  
德熾斌焉而二三名碩之懿範固存也亦願三

子者爲之介紹也

郡憲楚石陳公考最叙

嘗槩學術於爲理而知儒者之效大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必用爲務輓而彼以智効一官才著一節不啻足者則箴矣史稱漢平津以儒歸吏翟方進用儒雅綠歸法律夫二子者皆古之良也由其道不當以吏爲師一稟於律令而必假儒術焉重何耶夫議道制法所由適於治之路異也漢襲秦敝邳窻之刻深用而名法家方與儒爭衡當其時而有達於治體若二子者其爲海內移風裨又曷可少哉 國家建官嚮意儒喆不直漢比而天下吏治責在郡縣吏甚詳顧邇歲以來東南諸郡政稍急矣吏務更張轉相創懲以免督過於是不給而奚暇語儒吾獨有感於郡理楚石先生陳公之爲政也夫先生司存典獄無論世所謂深文巧詆攘摭鈞棘爲能籍第令期對而入聽合神明議多平反不醜於三尺民稱不寃者孰與先生哉乃先生第

弗是屑而余亦不敢謂先生之技誠殫於此則其故可言矣先生三楚之英嘗舉於鄉以尚書學冠多士已射策甲科又以尚書學冠諸同門生聲籍甚比仕蒞郡與吏民親而余從縉紳大夫入謁先生語有頊猶未習也則見以爲冲然之思粹然之容凝然之度介然之坊不殆於古稱目擊而道存者旣乃屬耳先生之行事又何其宏朗章灼可誦也當吏務更張時先生始在事卽岳岳中立志挽頽波隱然不吐不茹之槩

諸所入白大吏出與民約法者一秉至公較若持衡上下咸倚爲重而方備揖讓之節虛謙受之懷爲而不有德而不居善伺者無所得其端而賢者樂與並立其於志念深厚實行雅馴遂遠乎儒也而君子務挹損以處功名間者先生有焉可以觀養矣及若嘗以郡篆而郡務釐嘗以計籍而歲計覈嘗以閱武而武事閑嘗以督漕而漕政禪旣已兼諸郡而代之理至造士膠庠柄衡畿輔尤東南文治之偉觀而先生所爲

緣飾於吏者果智効一官才著一節者班乎抑  
亦儒者之効所藉於世者誠大與厯然能勝其  
任者異乎故事爲郡理而厯以其職任者率多  
被徵擢禁近以優之未有終三年淹者矧殊尤  
之績乎而先生以三載考當與計偕格於例也  
然而譽先生賢若中丞臺部使者臺諸大吏踈  
薦於朝無慮十餘牘而茲復會踈乞留先生無  
行以慰吏民甚善余獨以久任例行而令賢者  
滯謂法意何無亦將因以招異倫則先生且亟  
徵矣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者當復有在又  
豈吾吏民之得私於是郡之三老率其子弟爲  
郡邑博士諸生者千二百餘人矢頌中和願敘  
公伐附之最聞而余得次第其語如此

賀郡丞成吾熊公擢南駕部員外郎序

古之施於仕官卽其童而習之者故士有實行  
而淳龐之俗成其後稍馳騫功利矣士或寄於  
一命輒自詭其平生而一切覘世所趨與之俯  
仰治取具文苟以獵浮譽而需材者又多眩於



名實姑緣是以考鏡能否爲官遷淹速之衡故  
士甘雅尚泊然無營者欲以自見難矣而猶或  
察之儔伍旅進而弗讐則君子且以爲遇曰吾  
道固是而以徼世其與幾何又焉往而不吾獲  
也今觀於郡丞成吾熊公者豈不然哉豈不然  
哉公以乙丑進士筮仕尹上虞擢丞蘇郡會內  
艱服除以原職補松又六年陞南駕部員外夫  
國家之故治邑最者得內召爲臺諫官而公第  
丞郡丞郡最以載考遷率多持憲領郡而公第  
郎曹槩諸資伐亦少滯矣豈潘安仁所謂拙者  
之效於君子時有耶余嘗浙遊從父老聞公上  
虞之績而蘇於松壤接耳諗公善政狀尤詳然  
猶他郡邑無論及若松者則公閱歷獨久而淪  
洽之澤被於吾民者益深嘗專職兵防矣業三  
攝郡符載視邑篆矣更數年來所在陳列底奠  
靖之功輿頌攸歸國有勞典而約已劾節冰蘖  
始終之操觸然不滓此其彰彰誠信於士大夫  
下逮眡隸之賤無間然者公豈有遺行哉而涉

世何遭廻也余得而言其故矣公質任誠恪迺  
遠躬行悃幅無華植自其性與物油然不喜怒  
形不寵辱撼是非可否之介并辨中嚴而恒涵  
之以渾厚持之以簡默退然如弗勝也者其治  
飭法奉公不苟不吐直躬事上吏莫敢奸而獨  
愷悌臨民相與休息不務苛棘為非常可喜之  
聲由其道皆敦行自信欵欵儻儻盜然誠長者  
之心而與夫急功利為名高世所愉快者方軌  
而馳其不相及明也要以奔踉寡鑿和之節而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時發命中必善息者能之此仕淹速之喻公審  
於擇所處矣今

天子方銳意興理海內吏治既已咸精其能有  
如側席之求誠思得古稱循良吏拊循其民以  
收成於之績議者必首及公當有以償所未盡  
夫非銓曹者迺進公秩而姑養其望之意乎鄉  
縉紳諸大夫入賀公為道余語如是公第謝曰  
唯唯余荷 國恩不啻踰望余惡知夫久於職  
之為吾淹也余惡知夫用拙之為吾悔也而適

來者之爲吾有也然則公之志念益淵然深矣  
贈張雲山邑丞旌獎序

蒲陰雲山張君由選貢來貳華亭未幾聲績優著一時行部至者數見甄別御史胡公聞君廉不苟一介心異之會考覈群吏庭召君漫語云若一丞耳於資不得階顯榮而自苦若是何耶君憮然低回久之曰丞誠小吏無所致數顧嘗從學校爲諸生久所閱有司廉污狀群而指之計異時從仕必爲此不爲彼愛憎之公弗爽也

今縱白首淹抑得一官誠不忍以秩崇卑而忘其初惡敢有覲於世語已胡君爲改容曰夫語有之匹夫不可奪志也丞之謂哉丞之謂哉彼覲然冠裳而立於民上乃莫自好者視丞息奄奄矣卽上其考而御史王公至復有郤例不擾之獎故君賢益著輿論歸焉先是凡縣官督餉京師諸長賦從者歲有供億卽不加益必取盈焉以爲例君當行有餽獨卻弗受諸相與謀曰君廉不可干以私顧當資行李能盡取諸其室

乎乃更爲主進實不盈一命君無所入或強之  
曰獨奈何爲皦皦昭他吏過君不得已轉餽邑  
庠師儒之賢者爲膏火費其冰菓操類是質諸  
御史王公之獎異不虛焉莫子聞而喟然曰嗟  
乎流俗之弊其入人深矣上之取下苟非其有  
卽饋以禮賄也何例之云而彼遑遑焉溺志乾  
沒爲自肥計乃有藉口因襲之訛謂可塗民耳  
目橐載而歸者不可勝計而民亦遂忘其非若  
取諸寄而不爲虐噫其惑久矣雲山君之所羞  
稱而不爲者其燭於義利之辨惡可與俗道哉  
聞之君性儉所食不過蔬食衣安垢敝中人或  
無宿除有以廉歸之者歉弗敢承曰余所藉於  
世至淺鮮矣卽饒溢無爲也敢踽踽以干譽乎  
由斯而觀君之所以養其廉者甚豫非本始於  
心術之微隱顯以之固不至是也古稱立名砥  
行之士得勢而益彰彼一丞耳苟自信於已毅  
然處世獨醒欲伸其志孰能禦之而又奚以勢  
爲哉國家以資格待士謂小吏無所逮甄錄而

居卑志伸者恒寡無惑乎吏治之不振而士苟不愛其身卽矜異能榮顯號於勝敗之數何有哉雲山君有隱善諸監司能不蔽之而鄉進士諸君復訟言於余余惟君子表微故不靳爲之叙以誘世勵俗也

壽湏野張中丞序

爲上洋諸縉紳作

余昔遊京師承乏郎署一時鄉縉紳之布列諸曹者彬彬盛矣而今大中丞湏野張先生實爲選部郎所係進退賢否匡翊化理爲尤要云余

崇蘭館集

卷之十一

廿八

三百九

得交於先生觀其行事凡以愛惜人才慎於推擇吏爲務其有受成大僚弗獲專及所宜舉措知而弗違者輒憫然咨嗟義之未始卽安也此其爲心卒能達之於政而先生之在吏部亦用是有聲尋擢太常歷通政陸都御史巡撫貴州位望日隆而貴在荒服苗頑屢叛用師五載迄無成功先王至乃設方略昭德威卒底奠靖數膺寵褒余伏草野聞而偉之曰不遇盤錯無

以見竒信夫才如先生固宜磊落如是而先生

乃竟以忤於時解職歸矣嗟乎世路嶮巇古今  
是悼榮宦升沉之迹寧有恒哉余於爲人賢不  
肖與名位微顯不敢望見先生而追惟往迹嘗  
以逾遷乞外得貴州尋致其仕去而先生時方  
典選切憫然咨嗟念之知其以親故也然以先  
生之才之望於士方顯卽躋鼎鉉左右密勿樹  
名世之伐弗難致焉而俾萬里建隼於要荒且  
亦弗竟其志吾不知當守所以念先生而爲國  
家得人慮又將何以爲先生地耶余聞之用舍

之機係乎人出處之致定於分係乎人者已弗  
敢必定於分者人弗能違是故聖哲之士達觀  
委化語天游焉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吾與  
物皆將陶鑄乎是譬諸行者異軌而同歸萍浮  
江湖其值適耳又何疑於去就淹速榮辱得失  
之故哉今年先生壽且六袞邑之諸文學胥樂  
夫俗有範德有鄰邦有賢大夫於其初度相與  
聚而觴之屬言於余先是寇圍上洋先生嘗運  
籌却敵捐貲餉兵城賴以全邑人迄高其義可

誦焉弟余方語先生以天游期於方  
詭然隨其徒羣而和之以永鄉曲譽  
先生者淺矣先生得無道然笑乎

久而詭  
所以壽

09850

